

高陽作品集

【紅樓夢斷系列】

延陵劍



延陵劍

——蘇軾《延陵劍》詩注

延陵劍



高陽作品集

延陵劍 10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10

延陵劍

1981年8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350元

1998年5月初版第十三刷

2000年1月二版

2003年9月二版二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高陽
發行人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校對 黃榮珠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電話：(02)26418661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F
電話：(02)27683708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電話：(02)23620308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電話：(07)2412802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048-9 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延陵劍 / 高陽著. --二版.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0年

780面；14.8×21公分. -- (高陽作品集；10)

ISBN 957-08-2048-9 (平裝)

[2003年9月二版二刷]

857.7

88017385

到寧古塔快三年了，在魏大姊來說，真是心滿意足。

三年前，爲了恂郡王已爲皇帝軟禁在馬蘭峪，怕他的僚屬會被「莫須有」的罪名所株連，所以李紳聽了妻子——已有了正式名分的魏大姊的勸；接了新任吉林副都統白希聘他入幕的關書，來到了寧古塔。魏大姊的說法是：「寧古塔本來就是充軍的地方；皇上看你已經到了這裡，治罪也不過如此，當然就饒了你了。」

在接受聘書以前，李紳曾告訴魏大姊，在前明教過太子讀書的桐城方拱乾，由於順治辛酉科場案的牽累，充軍寧古塔，赦回以後，做了一部書叫做「絕域記略」，一開頭就說：「寧古何地？無往理亦無還理；老夫既往而復還，豈非天哉！」警告她說，絕域苦寒，非人所居；那時想回來，是辦不到的事。

「現在，你就讓我回去，我還捨不得呢！」

魏大姊常常這樣說，小福兒跟他的妻子——原是魏大姊的丫頭阿秀，亦有同感；甚至李紳自己亦曾賦詩明志，願意終老斯鄉。

但在兩個月以前，李紳於一夕之間，改變了初衷；鄉思大起，歸心如箭。

寧古塔七月飛霜、八月飄雪、九月河凍、十月地裂，要到三月底，草木才會萌芽。那是二月底，雪雖止了有半個月，凍猶未解；又恰好沒有風，李紳便想到了他最喜愛的一個地方和最有趣的一種消遣。

這個地方名叫「雞林哈答」，在寧古塔西門外三里許；是臨牡丹江的一道長岡，壁立千仞，長約十五里；岡上多松，旁枝斜出，橫出倒插，意想不到的奇形怪狀。這裡一年最好的時候，是在端午前後，紅杏如火，梨花似雪，掩映在蒼松之中；加以崖壁下遍開的芍藥，與碧波相映，曾使得初臨其地的李紳，疑夢疑幻，不信人間有此仙境。

到得秋來，霜楓滿山，映得一江皆紅；那時就該準備入山行獵了。及至大雪封山，堅冰在河，有活魚可捕；正就是那晚上他要去找的消遣。

「二爺，走吧！」

小福兒肩上扛著兩枝魚叉；又上掛一盞明角風燈；燈內插著魏大姊用天然蜂蜜中提煉出來的蠟燭，但未點燃。此外，又上還掛著拳大的一枚鐵錘；一具藤編的魚簍。

出了木城西門，雪地上很明顯地一條行人踏出來的路；走不多時，牡丹江已經在望。小福兒找到河灘平緩之處，直往江面行去，到了冰上；放下魚叉，背風打火鏟石點燃了紙煤，吹旺了點起風燈，交到李紳手裡，然後舉起鐵錘，使勁砸在冰上；這個工作很辛苦，因為冰有四、五尺

厚，要砸開一個洞，得好好費一番氣力。

「把燈給你！」

等小福兒將燈照著冰洞；李紳已將魚叉取在手中，稍停一會，使勁往冰洞中叉了下去，提起來時，已有一尾似鱸而黑，土名「哲祿」的魚在叉上了。

主僕二人輪番下手，不過半個時辰的工夫，魚已半簍；「行了！」李紳說，「多了提不動，又吃不了。」

到家蒸了兩條魚，又蒸了半隻脂厚半寸的風乾雞，李紳正高踞北炕，在飲家釀的「米兒酒」時，副都統衙門送來了一扎信。

這是件大事，一年才兩三回有家信；魏大姊與小福兒夫婦，都圍在炕桌前面，要看是甚麼人來的信。

「這是你的。」李紳將一封信遞給魏大姊，「小福兒也有。」

「怎麼？」魏大姊眼尖，「有封藍封面的！」

有孝服在身，給人寫信才用藍封面；李紳急急抽出那封信來，一看筆跡，臉上頓時憂疑不定；「是曹四老爺從京裡寄來的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撕信封。

「莫非——？」魏大姊猜測著，「曹老太太不在了。」

李紳沒有答話，從他的神色中看得出來，她是猜對了。不過，還有費猜疑的事；看他臉上突然轉為蒼白，呼吸急促，彷彿受了極大的驚恐，然後兩行熱淚，滾滾而下。

「怎麼啦？」魏大姊心慌慌地問。

「唉！」李紳將酒一推，捶著炕桌說：「六親同運，爲甚麼壞到這樣子！到底作了甚麼孽？」

「別難過！阿秀去絞把熱手巾來。」魏大姊將「六親同運」四字想了一下，又問：「還有那位親戚家出了事。」

「我大叔！」李紳閉著眼說，「七十多歲的人，還充軍！」

魏大姊大驚失色，隨即取曹穎的信來看，起頭果然如她所猜測的，是報告曹老太太的噩耗，說他「痛遭大故，未能奔喪」，原因有二，一是解送的上用綢緞，又出了紕漏，上次是分量不足；這次是「石青褂落色」，已交總管內務大臣允祿徹查具奏。曹穎如說要乞假奔喪，一定會碰釘子；倒不如自行陳奏，在京成服，一面守「穿孝百日」的族人規矩；一面待罪，或許反可邀得皇帝的寬恕。

再一個原因，就是要料理李煦的官司；還是那件爲已被改名爲「阿其那」，且早已死在幽所的允禩，買了幾個「蘇州女子」的老案。如今舊事重提，又牽連到康熙五十一年繼噶禮爲江督的赫壽。據說赫壽曾送過恂郡王兩萬銀子蓋花園之用；送允禩的銀數，或說三千，或說兩萬六千，刑訊赫壽的兒子英保及僕人滿福、王存，迄無確供。不過李煦卻痛痛快快地承認了，說用銀八百兩，買了五個「蘇州女子」送允禩。因爲如此，大概不至於有死罪，但充軍是必不可免的。

最後是曹穎提出要求，說織造上用綢緞，兩次出毛病，都是曹震處置不善；他不能再信任他

的那個姪子，希望李紳肯幫他的忙。同時李煦的官司，由於李鼎年輕不甚懂事；他亦很需要聽取李紳的意見，要求他即刻進京，「面談一切」。

「不論爲了大叔，還是爲了曹家，我非去一趟不可！明天一早，我就跟副都統去請假。」

「副都統會准嗎？」魏大姊平靜地說，「我不是掃你的興，我只是要你冷靜下來。能准你的假最好；不准也是意料中的事。你先要有這麼一個底子攔在心裡。」

李紳也知道，請假不容易獲准；因爲寧古塔正要設縣，名稱都有了，定爲「泰寧」；一切建制，是由李紳一手經辦，何能擱置？不過，他不試一試是不能甘心的。

試了也還是不甘心。雖然副都統白希一再慰勸；同時許了保他爲未來的泰寧知縣，而李紳還在盤算，是不是可以找個能替他手的人，可以讓他脫身回京。

「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吧！」魏大姊說，「你也該聰明一點兒，曹家的事用不著、也輪不著你去管；咱們李家的事，要管也是在這裡管，不是在京裡管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爲甚麼？虧你問得出這話！叔太爺如果真的充軍到關外；你不在這裡照應，跑到京裡去幹甚麼？」

「這話——？」

「你不要再三心兩意了！」魏大姊搶著說，「你也該爲我想一想；我三十八歲生第一胎，你能不擔心嗎？」

李紳又驚又喜，急忙問道：「你有了？怎麼我不知道。」

「才三個月，我不告訴你，你怎麼會看得出來？」

這個喜訊，多少沖淡了他的憂傷；不過，兩個月以來，他的性情彷彿變過了，沉默寡言，經常望著西面的天空發愣；有時候自言自語地叨念著：「到底怎樣了呢？怎麼會沒有消息？」

倒是東面來了個消息，一等公「舅舅」隆科多，奉旨從興凱湖回京，特地派人到寧古塔通知白希，預備車馬。

隆科多與年羹堯大紅大紫了兩年，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皇帝即位開始，到雍正二年秋天，隆科多承襲公爵，另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命他的長子承襲；又加官銜爲太保；賞雙眼花翎、四團龍補服、黃帶、紫韁。到了雍正三年正月，說隆科多與年羹堯「交結專擅，諸事欺隱」，禁黃帶、紫韁、雙眼花翎；追回團龍褂，削去太保及一等輕車都尉，從寬免革公爵，派他到西域阿蘭善等地去修繕城池，開墾地畝。

雍正四年正月，又因他的家人牛倫犯罪；皇帝將這筆帳派在他頭上，從寬革退吏部尙書一職，往議俄羅斯邊界事務；在興凱湖畔紮營居住，已經好幾個月了。

「這一次的案情不小。」白希告訴李紳，「輔國公阿布蘭私下送了隆科多公一份玉牒；宗人府參了阿布蘭一本，結果將隆科多公牽涉在裡面。」

「這，」李紳問道：「送隆科多玉牒幹甚麼？」

「無非抓個把柄在手裡。」

李紳明白了。玉牒便是皇室的家譜，那位皇子原名甚麼，何時改名，原因何在，都記載得清清楚楚。皇帝原名胤禎，奪了原該屬於恂郡王的皇位，還奪了恂郡王原來的名字胤禎，在玉牒上可以看得很明白。

「這也就不可思議了！」李紳又說，「就算抓住了把柄，又能如何？到那裡去告皇上的狀？我想，隆公不會做這種莫名其妙的事。」

「照你這麼說，就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了！」白希停了一下說：「咱們還是照咱們該守的本分辦。不必巴結，可也不必落井下石。最要緊的是，少跟他談這些事。」

「是！」

李紳照白希的指示，按一個公爵應該受到的禮遇，預備行館和車馬。

到得「滾單」傳來，隆科多將要渡江到達寧古塔時，白希集合僚屬，預備出東門到江邊迎接。李紳因為是幕友而非有職銜的命官，自然不在其列；那知白希派人來請了他去，要他亦參加。

「本來你可以不必去給他磕這一個頭；不過，縉之，你知道的，我要保你當第一任的泰寧知縣，見一見他也好。」白希緊接著說，「到陛見時，皇上一定要問他一路的風土人情；寧古塔設縣的事一定會提到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隆公當然先要問個仔細；你跟他好好談一談。讓他知道你的才具；我再託他經過吉林，跟都統提一提你的事；到了京裡，在吏部關照一句，這一來，你不就十拿九穩了嗎？」

「多謝副都統垂愛，實在感激之至。不過，我有下情奉稟——。」

「言重，言重！」白希搶著打斷，「你請說吧！」

「副都統知道的。」李紳低聲說道：「我曾在恂郡王門下行走——。」

「這沒有關係。」白希又奪他的話頭，「在這裡絕少有人知道你的過去；隆公面前，我不說破就是。」

「不！見了面自然認識。」李紳將凳子移近主人，聲音放得更低了，「隆公本來是廢太子的人；後來跟八阿哥走得很近；恂郡王跟八阿哥最好，所以跟隆公也很熟，又是舅舅，在西邊有甚麼話不便形諸奏牘的，都寫信請隆公找機會面奏先帝。有時甚至只是口信；我就專程爲替恂郡王捎口信，見過隆公兩次。今日之下，如果相見，其情難堪的不是我，是隆公。倘或因此而怨副都統多事；我又於心何安？」

「啊，啊！」白希完全諒解了，「既然如此，供應之事，我另外派人料理；你索性在家歇兩天吧！」

「是！」李紳如釋重負，「副都統體諒我。」

在家一歇歇了三天；李紳覺得過意不去，心裡尋思，還是上衙門吧！反正形跡小心些，避開

隆科多就是。

那知就在這天下午，白希突然派了他的表弟佐領成福來看李紳，悄悄說道：「副都統讓我來送個信，隆公要來看你。」

李紳大為駭異，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他問：「隆公爲甚麼纔尊降貴？」

「那就知道了。」成福答說：「只聽說中午喝酒，隆公問起設縣的事誰在規畫？副都統告訴他，是位姓李的朋友；於是——。」

於是隆科多問「姓李的」是何許人？白希不敢提李紳的名字；只說是正白旗包衣。不道隆科多當過那一旗的都統；又久在御前行走，對內務府的情形，極其熟悉。當時問出一句話來，竟讓白希無以爲答。

「內務的包衣，又是正白旗，那裡不好當差，跑到這個充軍的地方來幹甚麼？」

「原是好朋友，」白希囁囁著說：「特爲邀來幫忙的。」

「喔，」隆科多問道：「原籍那裡？」

「江南。」

白希不知道李紳原籍何處；只爲李紳有江南口音，張皇之餘，口不擇言，正在失悔時，爲隆科多抓住了漏洞。

「這可新鮮了！」隆科多咧嘴一笑，「原籍江南的包衣，可是第一回聽說。」

清朝太祖起兵，在明朝萬曆年間；八旗初起，每每破「邊牆」而入，長驅南下，大致由直隸

到山東爲止，擄掠的漢人，便成了「包衣」；既然從未越長江而南，又何來江南的包衣？這不是奇談！

「我想起來了！」正當白希張口結舌時，隆科多又說，「大概是織造李家的子姪。你說，叫甚麼名字？」

這一來白希不敢不說實話：「單名一個紳字。」

隆科多倏然抬眼，「那個紳？」他問，「縉紳的紳？」

「是。他的號就叫縉之。」

「是他！」隆科多的表情很複雜，既似他鄉遇故的驚喜；又似冤家路狹的憂慮，閉著嘴唇想了一會才問：「他住得遠不遠？」

「不遠。」

「我要去看看他。」

「是。我叫人預備——。」

「不！不必費事；回頭你只派個靠得住的人領路就是了。」

因此，白希派成福先來通知。交代已畢，成福連坐都不坐，隨即辭去；因爲隆科多果然要來訪李紳，白希決定仍舊派他領路，所以要趕回去待命。

送客出了門，李紳坐在南炕上發愣，心裡有種異樣的興奮和不安；一直盤旋在心裡的一個念頭是；隆科多緣何下顧？

「二爺，」魏大姊從東間走來問道：「你見不見這位貴人？」

「怎麼不見？」李紳愕然反問。

「我看你躲開的好！君子明哲保身；這麼一位大人物來，不會替你帶來甚麼好處。」魏大姊停了一下又說：「當然，有些人會覺得是個難得的機會；你不是那樣的人吧？」

「啊！」李紳大為失悔，「你說得一點不錯；剛才我怎麼沒有想到？不然，當時就可以託成佐領回覆擋駕。」

「現在也還來得及；追上去跟他說。」

「不行！」李紳搖搖頭，「他那匹『烏雲蓋雪』是營盤裡有名的快馬。」

「那麼，你就躲開。回頭我來對付。」

李紳不答；左思右想，總覺得隆科多此來，一定會有幾句要緊話說，不聽一聽可能終身遺憾。

但對魏大姊卻另有理由，「除非事先說明白，臨時躲開，變成有意慢客。」他說，「就算我不怕得罪貴人；遷怒到副都統，教我怎麼對得起他？」

魏大姊嘆口氣，「怪我！」她說，「我當時闖出來插句嘴就好了。」

「下次再遇到這種事，你把我叫進去告訴我。」李紳緊接著又說，「其實，入境從俗；本地向來內眷不避外客，以後有客來，你用不著再躲到裡面。」

魏大姊沒有表示，管自己動手收拾屋子——寧古塔的房屋，大小不等，格局是一樣的，進門

南、西、北三面接繞設炕，每一面長約三丈、闊爲六尺；牆厚三尺有餘，塗上本地所產的細白磁土，滑不留手。炕上鋪炕蘆蓆；蓆上鋪大紅氈條，西、南兩面開窗；箱籠被褥都置在西北角，因爲南炕是客座，理宜潔淨。

爲了接待貴客，魏大姊特爲取出平金紅緞的桌圍，繫在炕桌上；又叫小福兒生起一個火盆，坐一壺水在上面，將她辛辛苦帶來，平時捨不得用的一套細瓷茶具也取了出來待客。

「八個茶杯，只剩下三個了；還好，壺嘴不缺。」魏大姊又埋怨著說，「去年曹家託人帶來兩斤西湖龍井；我說留一點兒待客，你不肯，真正辜負了我這套景德鎮的瓷器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從做奶茶用的磚茶上劈下一塊，搓散了置入壺中，兌上開水；燜了一會，倒出一杯來遞給李紳。

「怎麼樣？」她問，「還能喝嗎？」

李紳喝了一口，苦著臉說：「又澀又苦，一點香味都沒有。」

「要香味容易。」魏大姊又問：「要不要備酒？」

「備點酒菜好了。」李紳答說，「如果來得晚了，衙門裡自然會送酒來。」

果然，到得申牌時分，白希派人送了一大錫壺的「二鍋頭」來；食盒中是一個攪盤；一個火鍋。但珍貴的卻是一盤白麵饅頭；麥粉跟稻米，來自遠在七百里外的高麗會寧府，而且每年只得十月間才准去採辦一次，所以只有宴客時，才蒸饅頭、煮白米稀飯。

「來了，來了！」小福兒奔進來說，「是成佐領帶來的。」